# 都是A片惹得祸

懶洋洋的週日下午，路上一片冷清，錄影帶出租店裡也一樣。老闆張金利全身放鬆斜靠在櫃檯後的高背椅上。將近兩三個小時，連半隻小貓也沒上門。

兩年前，張金利還是一家貿易公司的小職員，在一次聚會中，聽著著妻子同學的老公小楊，正口沫橫飛、比手劃腳的說著他開了錄影帶出租店的情況：「…真是有夠好賺的…你知道嗎…一支盜版的院線片，拷貝費只要一百元…自己再拷個三、五十支…一支錄影帶租個三、五十元…真是他媽的削爆了……」

說到得意處，小楊還３暑﹛G「尤其是Ａ片…不怕沒人租…店裡百分之八十的營業額，都是靠Ａ片掙來的……」這些有暴利可圖的事，聽得張金利心癢不已，也想在這行業裡分一杯羹。

張金利動用了多年的積蓄，興沖沖地投入錄影帶出租店的行業。果真，一開張就生意鼎盛，讓張金利收錢收得幾乎手酸發麻，不禁讓他覺得自己真是精明過人。

張金利也蠻狠的，一口氣購置了十部錄放影機，放在家裡讓老婆專管，進了新片，一拷就是幾十支，只要出租一輪，不但夠本還有賺呢。尤其是Ａ片，簡直是供不應求，張金利還特別在店裡後面，隔了一處專門放置Ａ片、盜版片的小房間，為了擔心臨檢，還安了電子鎖，開關就在櫃檯下，若不是熟客不放行。

不過，張金利再怎麼精明，卻也有百密一疏的意外。或許，他不該讓老婆專管拷貝之事。

當然，拷貝其他平常的帶子沒甚麼問題；可是，監看著拷貝Ａ片或Ｒ片時，問題就大了，老婆總是看著看著就入戲地興奮起來。剛開始，只是勤換濕濡的內褲，後來圖個方便乾脆不穿內褲，若要坐下來監看，就墊著毛巾，反正在自己一個人在家又沒別人。

那一段時間，張金利突然覺得老婆好像特別喜歡吃涼拌小黃瓜、紅蘿蔔炒蛋…因為幾乎隔一兩天就得吃一次，讓張金利吃到怕了，還因此而發了好幾次脾氣。

唯一讓張金利覺得蠻好的是，只要每天他往床上一躺，老婆陰戶總是熱烘烘的，活像剛出蒸籠的饅頭似的，就會一直緊貼著他的大態蝶繲K著他的大腿磨蹭著。

張金利不需對老婆做任何愛撫、挑逗，很容易地就能把剛剛翹起來的肉棒，直直搗進她的屄穴裡。老婆幾乎天天的需索，讓張金利得意著認為自己強得不得了，簡直是充滿男性的吸引力，不必吃『鳥頭牌』就有令異性為之神魂顛倒的威力。

房間裡的冷氣機設定在二十一度，可是十幾台正在忙碌工作的錄影機，卻熱得發燙。林美美的身體也一樣，只覺得口乾舌燥，皮膚熱烘烘的。

美美剛剛拷貝完兩支港製的三級片，接著又開始拷貝這支日製的Ａ片。當十幾台機器全部正常運作以後，美美噓了一口氣，斜躺在一旁的折迭式的涼椅上。柔軟的粉紅色絲質長睡衣貼著身體，襯托出她引以為傲的玲瓏曲線；沒扣齊的鈕釦，讓上身從雪白的頸部一直到小腹，顯露出一個誘人的Ｖ字型。

『咦！』美美訝異地看著監視器，心想：『錄影帶也有廣告啊！…這倒是頭一次看到……』

「…我好寂寞…我需要你…請妳聽我說…」監視器的擴音器傳出充滿誘惑的女聲：「…你要更深入瞭解我嗎…請撥０２０４……」

美美不禁以嘲笑對之，心想：『……男人也太無聊了…光聽她嗯嗯啊啊的…最後還不是自行解決…既看不到、又摸不到…有甚麼好玩…』想到這裡，美美突然靈光一閃：「…既看不到、又摸不到…既看不到、又摸不到…」她喃喃地唸唸有詞。

美美的嘴角微微翹著，露出狡黠的眼神，伸手拿起電話，隨手撥了號碼。幾聲『嘟～～』響後，電話的另一端傳陌生男人的聲音：「喂！」

美美捏著鼻子，嬌柔無力，充滿性感的聲音：「…嗯…你一個人嗎？」

「請問妳找誰？」聲音似乎有點顫抖

「我找你！…啊…」美美開始揉自己的乳房。

「請問妳是誰……找我有甚麼事？」

「…嗯…我現在…正在嗯…摸我…的乳房…嗯…好舒服…」美美極盡挑逗的發出舒暢的呻吟：「我捏得…好用…啊啊…力…舒服…嗯…」

「……」只聽見電話的另一端發出吞口水聲，及越來越濁的呼吸聲。

「嗯…現在嗯…我要…摸我的…我的小穴…嗯嗯…它好濕…喔……」美美說著她平常說不出口的淫蕩話。讓她自己感到驚訝，因為說這些話時，她不但不覺得羞恥，反而覺得更增情調、更舒暢，彷彿藉著這些淫聲穢語，讓她流竄在體內的淫慾稍得宣洩。

突然，電話的另一端傳出遠遠的女聲：「…阿原，誰打來的電話…」然後，在一聲充滿不捨及慌張地說：「…沒有啦…打錯的…『喀！』」電話就斷線了！

『嘟～～～～』美美嘴角泛起勝利的微笑……話筒漸漸靠進自己的胯下……

「老闆！」洪麗娜一面收陽傘，一面跟張金利打招呼：「有沒有新片？」

「喔，洪小姐！有、有……」張金利連忙起身，臉上堆滿笑容，連說了好幾聲「有」。張金利突然的這麼興奮，倒不是因為有客人上門，而是因為來的人是洪麗娜。

洪麗娜是店裡的老客戶，也是大客戶。據張金利所知，洪麗娜結過婚，但丈夫在兩年前就過逝了，聽說還留下可觀的遺產給她；目前是一個人單身獨居，照她留下的登記資料，她住的那一帶卻是高級住宅區。單身的富婆，不論她是否結過婚，總是會蒙上一種曖昧的神秘感，讓人好奇得引發無現的遐思。

不過，更令張金利好奇又百思不解的，是洪麗娜愛看Ａ片；店裡的Ａ片、Ｒ片或三級片她幾乎都租過，而且還曾經臉不紅氣不喘地跟張金利討論觀片「心得」，她說：「三級片演得好假喔！一看就知道重要的部位都沒接觸……而日本的Ｒ片又會噴霧或加馬賽克，女主角又叫得太誇張了……Ａ片的話最好的是有劇情的……從頭就是兩人做到完，特寫鏡頭又多，看了噁心……」

如果，是男客人跟張金利討論Ａ片，他會順著客人的話題侃侃而談；可是，洪麗娜說著同樣話題時，張金利卻顯得有些尷尬，只是『嗯嗯！哦哦！』不置可否地回應著。而且，張金利的心中總是不平靜急速的轉思著，他一直在試圖解讀洪麗娜說這些話的用意，是個性開放，無所不談？是麻木於兩性關係，無所避諱？還是心靈寂寞，藉機挑逗？……

雖然，張金利並不是甚麼善男信女或柳下惠之輩；但他也不是見色即忘我之流，他一向的作風是：『我張金利不做沒把握的事！』所以，張金利在沒確定洪麗娜的心思、用意之前，他是不會輕舉妄動的。可是，洪麗娜就像一隻正在捉弄獵人的狡狐，忽近忽遠、時冷時熱，弄得張金利有如丈二金剛摸不到頭，恨得牙癢癢的。

所以，洪麗娜每次到店裡來租片，張金利總是立即興奮起來，然後藉著一些露骨的話題，或是裝作無意的身體碰觸，試著試探她的態度。當然，現在張金利也不會放棄這大好的機會。

張金利從櫃檯下拿出三支錄影帶，展示片名給洪麗娜看，說：「這三支是我特地幫妳留的，這支『錯愛』是日本的兄妹亂倫片、這支『粉紅外星人』是丹麥的星際大戰色情版……」張金利逐一介紹片子的內容，最後還說：「不但有劇情，而且劇情還蠻吸引人的！」

「謝謝你！」洪麗娜笑著說：「你都看過了嗎？」

張金利幾乎得意忘形的說：「我電裡的每一部片子我都看過，看到後來，一看前面就知道後面的劇情將會怎麼發展，搞不好哪天我會因此而當導演也說不定！」

張金利一面說著，把錄影帶放進袋子裡遞給洪麗娜，順手摸一下她的手。洪麗娜不知是沒感覺，或者不在意，她沒縮手，也沒拒絕，只是看一下手上的錄影帶，若有所指地說：「你看得這麼多，不怕沒感覺嗎？」

張金利突然震了一下，他真的是有感覺……他感覺到洪麗娜正在挑逗他。張金利彷彿情慾即將崩潰，不顧一切的抓住洪麗娜的手，故作鎮靜緩氣地說：「才不會呢，這種片子總是令人每次看，每次興奮…」張金利抬頭看著洪麗娜，企圖更進一步的挑逗，狡黠地說：「妳說，妳會「安安靜靜」地看這些片子嗎？」

洪麗娜保持著她那一貫的笑容，抽回被張金利握住的手，在轉身離開之際，只丟下一句耐人尋味的話：「你說呢！」

張金利像隻鬥敗的公雞，緩緩地坐下來，想著：『…要怎樣讓她心甘情願的跟我幹一次…一次就夠了…就算會死我也甘心…再這樣下去我會瘋掉的……』

幾個小時過去了，接近傍晚來還片的客人讓張金利忙了一陣子，直到將近八點，他才噓了一口氣，坐下來望著空蕩蕩的店裡，心中自然又是飽暖思淫慾地想到洪麗娜。

突然，一陣電話鈴聲，幾乎讓心不在焉的張金利嚇一跳。張金利心不甘情不願地拿起話筒，有氣無力地說：「喂～～第一！」他習慣性地報著店名。

「…嗯…我要…你摸我…啊快…喔…我受不了…了…摸我…嗯嗯…」電話裡傳出充滿性感、誘惑的淫蕩聲。

張金利心中受到的震憾真是如遭電擊，話筒幾乎脫手掉落，腦海裡只想到一個名字：『洪麗娜！？』張金利沒說話，更側耳仔細聽，企圖從電話中的聲音確認出她到底是誰。

「…都是你啦…讓人家看…這種片子…嗯嗯…人家都濕了…」從電話中嗲聲嗲氣的聲音：「…看啦…濕透內褲了啦…害人家要脫掉它……我要你賠……」

張金利忍不住地用力按一下膨脹高凸的胯間，緊崩的情緒讓他不知該怎麼回答，竟然問個可笑的問題：「妳是誰……妳在哪裡……妳要幹甚麼……」張金利也覺得自己突然精明盡失，笨拙得直調整問題，也懊惱著自己竟然這麼沉不住氣。

「…你這是明…知故問嘛…」嬌柔的聲中充滿捉弄與嘲笑：「…你快點…把你那隻…那根大肉棒…插…插進來…喔喔…我要…我要…我要你那一根……」

張金利不愧真有一套忍功，他深吸一口氣，心想：『若不好好的套住她，她隨時有可能掛上電話，到時可真是白白喪失這大好機會……』他順著她的話，安撫地說：「好，要我怎樣都可以！不過，妳要先告訴我妳現在在幹甚麼？」張金利這話真是高招，他企圖讓她火上加油，欲罷不能。

「…我在看Ａ片…」她果然上了張金利的鉤：「…看到他們…幹得好舒服…我也想要…嗯…我那裡面…好癢…我摳…摳不到……」張金利確定她是洪麗娜沒錯，一定是下午那三支Ａ片，以及對她的挑逗的話發生作用了。張金利開始覺得像倒吃甘蔗般地漸入佳境，穩穩地說：「那你有沒有摸妳的奶子啊？告訴我，妳怎麼摸的？」

「…嗯…你真壞…人家要你摸嘛…」電話中嬌柔的聲音似乎也企圖反客為主：「…現在你…那根雞巴…是不是…脹得好大…好大…你是不是…想我…是不想要…幹我……」

張金利真的再也按捺不住高漲的情緒，連忙急著說：「現在？好我馬上來！」

「…嗯…這才乖…快一點喔…不要讓我…等太久喔…」電話在夾雜著Ａ片裡的呻吟聲中掛斷了。

張金利忙著掛上電話，立即查閱電腦，再確定洪麗娜登記資料裡的住址欄，然後快速的收拾一下，就提早打烊了。張金利跨上摩托車，直奔洪麗娜家，心裡想：『打鐵要趁熱，這女人心真是難以捉摸，若不快一點，讓她有時間後悔，那可就白搭了……』

看著門禁森嚴的住宅社區，張金利不禁躊躇起來，他擔心要是經過警衛通告，會不會讓洪麗娜突然改變主意打退堂鼓呢！他越近警衛室，就越緊張起來。

「咦！張老闆，這麼晚了，你找誰啊？」警衛室裡傳出招呼聲。

張金利一看警衛是老葉，也是店裡的會員顧客，他這才放下心。但是張金利卻不好意思說要找洪麗娜，免得節外生枝。他突然靈機一動，從機車的行李箱裡取出兩支錄影帶，那是今天剛進的新片，打算要帶回家拷貝的，現在卻成了他撒謊的道具。

張金利揚揚手上的錄影帶，說：「Ｃ棟八樓的洪小姐要我送新片給她看，我特地幫她送過來！」

老葉逗笑的說：「哇！你服務還真周到啊，難怪你的生意這麼好！」他攤開訪客登記簿，恭敬地遞上一枝筆：「我知道你沒問題，可是總要虛應一下，免得我不好交代！」

張金利懂得規矩，至少老葉沒刁難他要扣留證件甚麼的，所以欣然地接過筆，簽了名，順口說聲：「謝謝你！」便往老葉指的方向──Ｃ棟走去！

在電梯裡，張金利開始想著等一下要怎麼弄她，一定要把她弄得服服貼貼的，就像被股市套牢一般。電梯門在八樓開了，張金利跨出電梯，調整一下充脹的肉棒，走向雕花木門，按了電鈴。

洪麗娜半開著大門，露出又驚訝又狐疑的神色：「張先生，是你啊！有甚麼事呢！」她很自然地抓攏敞開的前襟。但是，電視裡傳出：「啊啊啊……嗯嗯……」的聲音卻讓她尷尬得臉上泛起羞澀的桃紅。

張金利一見洪麗娜似乎在猶豫著是否要讓他進來，他立即覺得不能錯過這千載難逢的機會，遂粗魯地推開大門，使得洪麗娜也順勢被推得退了兩三步。張金利一個箭步便抱住洪麗娜，立即給她一個既熱烈又瘋狂的吻。張金在利動作中，頭也不回地把門帶上，他的眼中只是洪麗娜，那副連寬鬆的長睡衣，也掩蓋不住的婀娜嬌軀。

「…啊…幹甚……嗯嗯…」洪麗娜被張金利突如其來的動作，驚嚇的張嘴就要叫喊，但是隨即被封住嘴巴，還有一條濕潤、柔軟的舌頭，有如靈蛇般躦進嘴裡。洪麗娜極力的掙紮著，張金利卻有力地緊緊摟著，令她無法掙脫。張金利心中還暗暗罵著：『假正經！還不是妳先誘惑我的！』

驚惶失色的洪麗娜趁著張金利挪動嘴唇，正夾著她的耳垂輕咬時，機警地張嘴欲高喊求救；但是，耳垂的刺激讓她只張了嘴卻叫不出「救命」兩個字，而變成了「呀啊～～」，因為從耳垂上傳入腦海的是，那種似乎曾經嘗過，卻又沉寂已久的快感。一種酥癢難忍的感覺竄躦全身，讓洪麗娜大口大口的喘著氣，也讓她一陣又一陣地寒顫著。

洪麗娜拒絕、自衛的心態，在張金利的手搭上她的豐乳時，就完完全全的崩潰了！她的理智告訴她要堅持到底；而她被勾起的慾望卻在引誘她憎惡道德。因為，身體上的反應正赤裸裸地表現著她的慾望，她的身體在發燙；她的乳房在變硬；她的陰道里『咕嚕！』作響……

「…啊…不要…這樣…嗯嗯…不要…好癢…張先生…啊…」洪麗娜還扭動著身體；雙手若推若撫地按在張金利的胸膛上，似乎在做著無力的抗拒：「…不可…以…啊…你不可…啊以這…樣…」。

這些拒絕的呻吟，哪能讓張金利罷手？！這只會更挑撥他的淫慾而已。張金利一面把洪麗娜的睡衣向肩側分開，讓它自然地慢慢滑落；一面用熱唇在她的肩頸上磨蹭著。隨著柔軟的睡衣慢慢滑落，洪麗娜雪白的胸脯、傲挺的雙峰、平滑的小腹、修長豐腴的打大腿……逐一顯露。

只見洪麗娜的身上，祇剩下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三角褲，在一片雪白上更顯出強烈的對比。一件黑色有花邊、鏤空花紋的高級貨，把高凸的陰戶緊繃的得彷彿隨時有「脫穎而出」之勢；兩邊遮掩不住的陰毛雜亂的捲曲著，看來活像是三角褲的絲邊。

這時，張金利向下移動雙唇，把臉埋在乳溝裡，呼吸著陣陣誘人的乳香。張金利似乎看準了洪麗娜是冰凍的火山，只要一打開僵局，就是另一個柳暗花明的新境界。在懷中逐漸軟弱無力的嬌軀，更確定張金利的猜測，讓他覺得現在可以隨心所欲了。

經久未嘗的性愛愉悅，逐漸一一浮現，洪麗娜閉著眼，一副陶醉的模樣，享受著重溫舊夢的喜悅。洪麗娜的身體持續地在發燙中顫抖著，呻吟的聲漸漸蓋過電視裡發出『嗯嗯啊啊』的聲響，一股深藏已久的慾望，被這一切瘋狂的動作給挖掘出來攤在陽光下；所有的矜持與堅持，頓時如春陽融雪般逐漸煙消霧散，使得原本發生得這麼突兀的事端，變得就是這麼理所當然。

「…啊啊…不要…好癢…嗯嗯…」張金利臉上短短的鬍渣刺激著柔嫩的肌膚，讓洪麗娜在陣陣的寒顫中，發出斷斷續續的呻吟聲。只是，洪麗娜雖然嘴上叫著：「…好癢…不要…」身體卻被刷蹭得舒暢無比，雙手還緊緊扣著張金利的後腦勺，讓接觸處更緊更密。

當張金利的雙唇夾住堅硬的乳頭時，洪麗娜只覺得一陣暈眩，軟弱地癱軟在沙發上。一時間，洪麗娜的情慾彷彿已到最高點，幾近粗魯地拉扯著張金利的衣服，又有如曠慾多日的蕩婦，呻吟似地說：「…嗯…好舒服…啊…好…嗯嗯…」同時還空出一隻手，隔著褲子探索著張金利胯間的肉棒。

張金利三兩下除去上衣，心想：『這才像電話中的妳』。他跪在沙發旁邊，順便扯掉洪麗娜的三角褲，把頭一低，便舔拭著她的大腿，並且慢慢移向那長著稀疏陰毛的私處；一面解除自己的褲子，讓腫脹的幾乎麻木的肉棒重見天日。

洪麗娜很自然的叉分雙腿，挺著下體配合著張金利的親舔動作，她感覺彷彿時空又轉回兩年前，她跟丈夫正深情纏綿的的那一刻。張金利得舌頭靈活地撥弄著陰唇縫隙上的陰蒂；一面把中指探入屄穴裡，沾濡著滑膩淫液的屄穴，讓他的探尋毫無滯礙，也讓他嘴裡積滿酸澀的汁液。

張金利覺得手指在濕熱的狹窄洞穴裡被裹得緊緊的，在洪麗娜身體的扭動間，陰道壁也跟著蠕動，讓手指彷彿是被咀嚼、吸吮著。只聽見洪麗娜拖得細長的呻吟著：「…喔…深一點…啊啊…好…啊…好舒服…老公…嗯嗯…深一點…老公…」洪麗娜幻覺中正跟她的丈夫在嘻戲。

張金利調整一下姿勢，俯在洪麗娜身上，湊近下體，把龜頭抵頂著她的陰道口，轉著臀部，慢慢沉腰。彷彿分解動作一般，龜頭慢慢分開陰唇擠入洞口；包皮外翻，肉棒一分一寸地消失。

洪麗娜既像痛苦，又像滿足，『哼～～哼～～』地叫著，漸漸感到屄穴被塞滿的快感。她浮動著臀部搖擺著，讓屄穴裡的肉棒刺激著陰道壁上的每一個角落，並且感受著真肉棒跟假陰莖的不同之處。

「…啊…用力…啊啊…好…舒服…嗯…很久…啊…沒嘗到…這麼棒…嗯…的…啊…」洪麗娜全身都動了起來，忽而弓身、忽而顫動；柔軟的蛇腰帶著臀部又頂又拋的：「…舒服…啊啊…極…頂到了…啊啊…頂到底…了…啊啊…」洪麗娜喘息不斷，呻吟聲越來越越淫蕩，也越來越高亢。

張金利雖然是壓在洪麗娜身上，但是洪麗娜身體激烈的反應，反而變得主動地在吞噬著他的肉棒。張金利的身體被頂起，他驚訝著女人的身體，竟然能把吃力的動作做得如此順暢，令他幾乎不必多花挺腰抽送肉棒的力量，就能享受到更高的性愛快感。

張金利感覺到洪麗娜的屄穴雖然狹窄，但卻由於大量淫液的潤滑，使得肉棒被緊緊裹著，還能順暢的滑動著，再加上洪麗娜幾近貪婪的需索，一鼓作氣、毫不稍息的扭動著，讓他很快的就達到高點。一陣酥酸難忍的刺激傳至陰莖及陰莖根部，張金利雖然百般不願就這麼洩精，卻也無可奈何。

張金利雙手撐起上身，把全身的力道貫注在肉棒上，使勁地挺腰，做著最後衝刺地把肉棒送入屄穴的最深處。張金利急遽地喘著大氣：「…啊啊…我來了…來了…全給妳…了…啊啊……」

洪麗娜很清楚地感覺到，屄穴內的肉棒正急速地在膨脹著，令她的舒暢情緒也跟著在膨脹。洪麗娜把雙腿高高舉起，盤纏著張金利的腰臀；雙手也緊緊地環抱著他的上身，讓兩人的身體緊貼得密不通風、水洩不通。

隨即，一股股濃郁的熱精，如水柱激射般地，從龜頭衝入陰道深處，跟子宮內滾流而出的熱潮不期而遇，互相湧撞的結果，形成一種如浪的澎湃，激盪出性愛的至高愉悅。「…啊啊…嗯嗯…啊啊…」兩人的呼喊聲此起彼落地交織著。

張金利的身體在一陣僵硬的抽搐後，緩緩地鬆軟下來；洪麗娜也在一陣陣激顫中，不由自主地把指甲掐陷在張金利背後的皮膚裡，印出一條條微微滲血的抓痕，以及幾處彎月型的印子。

「…沙…沙…」電視的畫面只是一片黑暗，節目不知甚麼時候結束的，喇叭傳出刺耳的雜音，漸漸掩蓋過他倆的呻吟、呼吸聲；只是，他倆似乎沒多餘的力氣起來關掉它……

真是『人逢喜事精神爽！』張金利以食指轉著鑰匙圈；嘴裡哼著輕快的旋律，踩著跳躍的腳步在自家公寓的樓梯間。他回想著離開前洪麗娜嬌羞地說『…以後你要陪我看Ａ片……明天我就那些假的東西丟掉…它做得再像，也比不上你…』……還有，警衛老葉對他曖昧、若有所指的笑容……

張金利在打開家門前，突然擔心自己是否有能力再應付老婆的糾纏。

「咦！」張金利看著黑暗的客聽，頓時覺得有點兒不對勁，平常客廳總是亮著的，老婆也總是坐在沙發上等著，而現在……

「誰！」張金利突然覺得在黑暗中有沉重的呼吸聲，連忙隨手開了燈，這才看到老婆正坐在沙發上運氣呢！

「怎麼啦？」張金利走近，坐在老婆的身邊。

「哼！」老婆噘著嘴：「你不是說馬上回來嗎？怎麼讓我等了將近三個鐘頭？從店裡回家也不過三十分鐘！而且我在打電話去催你，電話卻一直沒人接。你說，你死到那裡去了？……」一連串的質詢，如連珠炮一般。老婆又委屈、又生氣地說著。

張金利剛開始還一團迷霧，當他慢慢搞清楚狀況後，才恍然大悟老婆為何生氣，但隨即一陣寒意冷自腳底，竄上腦頂。從老婆的質詢，張金利明白那通色色的電話，原來是老婆打來的，而不是洪麗娜。

張金利靈機一動，連忙順著老婆的話說：「是啊！我本來是要馬上回家的，可是突然有客人來電說，他家的錄影機壞掉了，還卡住錄影帶，讓我去幫他修一修，所以就耽誤了！」

「真的嗎？」老婆的口氣鬆了。

「是啊！」張金利開始發抖、冒冷汗。

張金利回想著，陰差陽錯的找上洪麗娜，要是當時她喊叫一聲：「救命呀！」那自己現在可能回不來了。張金利不禁喃喃地對老婆說：「妳以後別再開這種玩笑了！會玩死人的！」

張金利心裡卻說著：不過，還蠻好玩的……